



1981年出土于抚松的“参王”



G331国道沿线或是更为辽阔的边地，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疆界，那是森林文化的形态与文明痕迹的象征，是对千年生态情境的再现。40多年前一棵绝品“参王”的现世，丰富了一座山城特产之首的气质，没有哪一棵人参会受到如此的关注，并最终被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内，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人参的荣耀。

这一切，都与这条融贯山川、万物茂生的大路有关。

### “露克跌”与大黑山

露水河，一个森林中的生态小镇，位于抚松东北部，G331国道边，满语“露克跌”，为稠密之意。“露克跌”森林稠密，地名由来与清朝200多年的封禁息息相关。

17世纪初，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，统一女真三大部落，建立起一个从白山黑水走出来的国家，国号为后金。皇太极继承皇位后，1636年改国号为清，1644年顺治帝迁都北京，定鼎中原。至此，东北被称为龙兴之地，大清王朝将长白山列为神圣的封禁之地，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。

最为出名的封禁措施是修建了“柳条边”，这道3尺高、3尺宽的土墙上，每隔5尺距离栽种3棵柳树。柳树生长快，枝繁叶茂之后，在各树之间用柳枝横连起来，编成柳树杈子，强化山海关防务，以此严格限制汉民出关谋生。这一举措令东北大量土地人烟稀少，封禁政策保护了原始森林，200多年来茫茫林海成为东北亚秘境之地。

“露克跌”的森林，让人怀想那些藏于时光深处的历史。著名满族文化学者富育光先生考证：满洲民族夙爱森林，称长白山大树海为“窝集”，对此千年神秘森林，满语古歌二章语短而意长，汉语译之“既伐大木，燃亿万春”“巨室既成，乃荷天恩”，这令人遥想的意境，实在是白山黑水间之人籁而近天籁。

“露克跌”多河。在露水河大森林里有4条名叫“砬子河”的小河颇具生机。按照由西向东排列的顺序，它们分别被叫作头道、二道、三道、四道砬子河，共同的特征是河谷两岸都是陡峭的石砬子，被层层森林覆盖着，难于行走。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中一路穿行，河水清冽。这四条河最终都汇入了同一条“母亲河”。

《露水河镇志》对此有清晰的记载：露水河“境内有砬子河四条，二道砬子河、三道砬子河均发源于砬子河沟里。河宽平均1米，水深平均20厘米，后流入二道松花江。”

“露克跌”多人参。当年《盛京时报》载文称：“山参长白山系山脉之特产也，然至近年彼等考究地质及产物之成分，依山阴构舍，在附近试栽如何研究。终属栽培品质比山参不及十分之一，惟经种植五六年携往江岸市场，每年价额亦达数十万元。神秘之密境遂产神秘之品，信有是耶。”

由此可见清末时期“露克跌”园参种植业兴起，而最昂贵的野山参依旧是“神秘之品”。在露水河三道砬子河和四道砬子河之间还有一座遮天蔽日的大黑山，地名与林海不见天日有关联。大黑山郁郁

苍苍，春天伊始，万物复苏，山花烂漫；夏季到来，林海润翠，风光别致；秋天高气爽，千树竞秀，枫叶如火；严冬银装素裹，苍松挺拔，凌霜傲雪。

然而大黑山道路艰险，极易迷路，传说时常有不知名的野兽出没，极少有人迹。

1981年7月30日，四个放山人沉重的脚步，打破了“露克跌”大黑山的寂静。

### 秘境中的九天

1913年，魏声和著《鸡林旧闻录》中记载：“人参清代为满洲瑞产，列为关东三宝之一。然在光绪初年以前，满洲土地尚未盛行放垦。在半封禁时代，吉林人参不准许人民自由挖掘，一般以创人入参之业，必须由户部衙门领信票，始能入山创挖。”露水河作为清朝的围猎贡山，人参资源在抚松一直是比较厚重的，保存完好。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，露水河一带一直有放山挖参的传统。

“我区人民充分利用山参多的有利条件，每年夏季社员都三五成群地到深山老林去放山挖参，仅1984年统计，收购站收大山货就有20市斤，价值2000万元。为外贸出口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”《露水河镇志》记录了这份民间的习俗由来已久。

1981年的“长白山红榔头”放山季如约而至。

1981年7月20日，抚松县北岗镇村民王忠全、巩力新相约去放山。当时，王忠全已年近半百，是远近闻名的放山把头，巩力新要小他20多岁，两人是忘年交，曾经多次在一起放山，配合默契。王忠全早年闯关东到北岗镇，他是家中的老四，那一年他的二哥王忠华专程从山东日照赶来探望他，王忠全决定带着二哥到山里去见识一番。三人商量路线时，邻居董德双来到了他家中。那一年，董德双19岁，从来没有放过山，对放山充满好奇，央求三人带上自己。

王忠全有些迟疑，毕竟董德双没有放山经验。放山古老的规矩讲究“去单回双”，采到人参算是“双”，现在原本的三人要变成四人，就是双数，不符合传统。然而，这个年轻人聪明善良，又是晚辈，望着他期盼的目光，三人不忍拒绝。

“带上他吧，他名叫‘德双’，就是‘得双’的意思，说不定是个好兆头，要是咱们真能抬得大棒槌，回来也是双数了。”王忠全想了一想，作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
他们四人启程走向“露克跌”的砬子河沟。长白山下的露水河因已被大清封禁200多年，虽然后来有了大规模的林业开发，但20世纪80年代初，大自然中储备了大量珍贵的宝藏无人识采，可谓遍地是宝，“挖参娶媳妇”的暴富传闻口口相传。然业有业规，行有行规，采参也不例外，人的行为须遵守一定禁忌、伦理方能持久。

进山后，王忠全带领三人拜“山神老把头”，不允许坐树墩，“凡山中之阅历深者，对老把头极示尊敬，随他供奉，无定位置，逢树概不敢坐，意谓老把头休息的地方不得犯敬”。这是放山人的规矩，其实也是防止受凉或是被树墩下受到惊吓的蛇攻击。

四人决定“放一棍”。“一棍”是指10天时间，“放一棍”即有收获都要10天后下山，所带食物也要够吃10天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露宿山林，在没有人迹的森林秘境里，苦苦寻找了9天。9天没能“开眼”，连参叶也没有找到一片，粮食眼看就要吃光了，大家都焦躁起来，疲惫不堪，不安的情绪在队伍里蔓延着。

第九天夜里，篝火之旁，初次放山的董德双听王忠全讲述“老洞狗子”的故事。传说“老洞狗子”是

山的守护者，据《桦甸县志》记载，这种精灵般的老人擅长“放山狩猎采参挖金拣蘑菇，穴居野处久以山洞为家，寒尽不知年，自忘年岁，类乎茹毛饮血之古人，感觉敏锐且善行走，山里人常见之”。

那一夜，董德双希望在梦中得到“老洞狗子”的指点，然而他梦见自己在河边用袋子兜住了一大一小两条鱼。

第十天的太阳缓缓升起来了。

### 一棵来自明朝的人参

放山人依靠着梦境小心翼翼地去寻找人参，并把梦境赋予了神秘色彩。轻易不能说出口，恐怕惊动森林之神。梦，仿佛是放山人一种向自然占卜的方式。

1981年7月30日，放山第十天早上，王忠全决定带领大家下山。这时，董德双说：“把头，还有十几张煎饼，咱就点野菜再坚持一天吧，把煎饼吃完再回去。”

王忠全觉察到他欲言又止的异常，作为一名资深的把头，他什么也没有问，决定再坚持一天。这天下午3点多，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三道砬子河和四道砬子河中间的大黑山南坡。

董德双走到一处半山腰的小平台，平台边有一棵两人合抱也不能相连的高大榉树，他在喘息之际忽然见树下有一簇类似“山芍药”的植物，长有3个芦头，每个芦头四品叶。再看叶子比普通参叶的颜色深，而且硕大，又不顶“红榔头”。董德双踌躇不定，不敢喊山，只好找来把头。王忠全采了大半辈子的“棒槌”，在这个季节从未看见过这种不长“红榔头”、也不能断定这是否是人参。

王忠全决定用鹿骨子挖开查看。他挖开芦头仔细辨认，确是人参，大人参边还有几棵小参，马上兴奋地喊山：“棒槌！”

众人接山：“什么货？”

“三胎四品叶！”

“三胎四品叶”的叫法从未有过，也未有这样的神奇人参存在过，此刻所有人都激动万分。王忠全立即取出“棒槌锁”，缠绕在人参的茎秆上，俗称“锁住人参镇住宝”，他开始用颤抖的双手挖参。巩力新和董德双打起伙。这时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风云突变，电闪雷鸣滚滚而来，董德双见状立刻跑回地窖去拿塑料布。顷刻间，骤雨倾盆，浇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整整10分钟，待全身淋透的董德双将塑料布递给众人，暴雨戛然而止。

一切是这样突然，一切是这样奇特。4个多小时之后，整苗山参完整地呈现在他们面前，这是一苗老山参，长有3个芦头，已历经多次转胎重生，皮纹十分苍老，体态富有灵性。地上芦头呈并列状伸出3枚茎，2枚为少见的五品叶，1枚为四品叶，枝叶茂盛；地下芦茎部分则分成3段，基部是不长的圆芦，中部是堆花芦，排满呈枣核状的大芦，很密集，顶端共有3枚马牙芦。

这大山参为旷世绝品。当人参完全离开土地的一刹那，天色也完全黑下来，它却在放山人手中尽显俊美，神态极为飘逸。

它的根已经没有了，现在的根是生肌。放山人人都知道“宁变人参”即不定根生长演变成的人参，它这样大，一定是主根至少长了二三百岁才消亡，在轮回重生的过程中，宁体又变成主根，再次活下来，还在身边繁衍出小参，由此推算主参龄超过400年。

这是一棵来自明朝的人参。在这秘境里的400余年，它是怎样重生存活下来的，已经无人知晓了。

1981年，抚松县规定各乡供销社

收购山参必须送交县药材公司，药材公司收购六等以上山参送交县外贸公司出口创收，六等以下的山参才能自由销售。当王忠全等人挖得此参送到抚松县城销售时，抚松药材公司和外贸公司的权威人士震惊不已。经测量，这棵山参按老秤计算是9.2两，老秤1斤为16两，合公制为285克，“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”，显然“参王”可谓实至名归。参主体长5.4厘米，粗3.2厘米，两腿八字分开元宝体；主须有5条，最长达46.8厘米，宛如行书屈曲多姿。经鉴定，它的生长期约160年，决定大参按二等野山参每两190元，计1080元收购；几棵小参按三等野山参计340元收购；总计收购价格为1420元。此参后被省政府收购，调整为山参一级，又向4位放山人补发了280元。

专家们分析，“参王”生长期约160年，判断它的芽没有再生前，主根生长的年代一定在明朝时期了。这件“参王”出土的大事被记录在1989年出版的《抚松县志》上，迄今墨香犹存。

### “参王”的归宿

G331国道上的山参的奇，在近千年的时空中来回跳跃，不断在过去与当下、纪实与想象、口述与史料之间往来游走，亦真亦幻。

抚松“参王”的出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《城市时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2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，影响广泛。1981年的《新观察》上还刊登了著名作家金乃祥《宝参“开眼”》一文，描述了一段离奇的情节：当“参王”被收购保存在库房里的当夜，库房异响，保管者进去查看，发现库房里竟有几只黄鼠狼围着参包徘徊，见人到来并不慌张，且从容离去。保管者只好请来领导和公安人员共同开箱，“参王”完整无损。后来，这个故事以美术作品的形式在中国人参博物馆里被讲解复述，名为“黄鼬拜参王”。“参王”最终有了符合它精神价值的归宿，静静地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内。

1995年抚松县被评为“中国百家特产之乡”首名，名单刊登在1995年1月10日《中国特产报》第一版上，“人参之乡”的殊荣花落抚松。其中，评选硬性条件之一便得益于这棵绝无仅有的国宝“参王”，以及围绕它产生的文化价值。

对于4位放山人来说，与“露克跌”大黑山一别之后，40多年来，他们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。因国宝“参王”的缘分，1981年时他们各分得了425元钱，在那个年代已价值不菲。

把头王忠全一辈子没有结婚，也没有亲人，2012年他到汪清罗子沟帮人看参园，深感年龄不饶人，于是决定返回老家山东日照，投奔他一个侄儿。2025年，他已经93岁了，仍然能种地，虽精神矍铄，然而耳聋厉害，记忆力也严重衰退，对于当年寻得“参王”的经历，许多细节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

当年第一个发现“参王”的董德双，如今已经65岁了。2008年，中央电视台《走进科学》来抚松拍摄人参专题，他接受采访详细讲述了当时更多的细节。董德双放了一辈子山，再也没有碰到过“参王”那样的奇人奇事，不过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把头，其传奇经历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，在北岗镇可谓家喻户晓。他还多次参加抚松县“三月十六老把头祭祀”活动，担当表演队领队。

历史远去，留下了浪漫的人参文化，召唤着后人的遐思穿越时空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流动的声音。自己低语，喃喃之间，低语的是自己，是远去的放山人，是G331国道畔绿水青山的回响。

## 「参王」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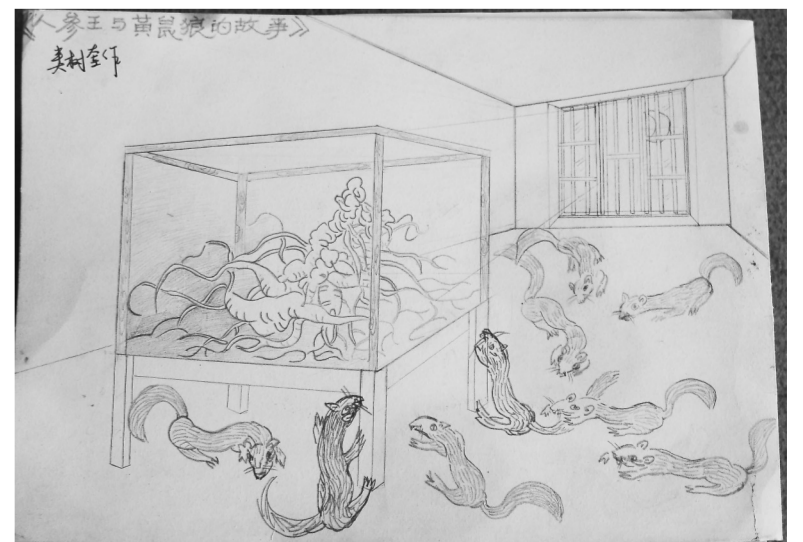
苗增娟



作者与“参王”采挖者董德双在中国人参博物馆



露水河大黑山



2006年，抚松文化工作者绘制的“黄鼬狼拜参王”故事画图